



14
1911
2



門上
號 1911
卷 2



明先生年譜卷下

謹按

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為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歸功本兵宰輔憾焉是故不欲先生入京反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帳下士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偽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

年譜

卷下

早稻田 大學 圖書館
36. 7. 5 號
藏 書

有將士所不預知步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
 中所能盡載也今於其可見之功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
 赴義之士耶乃疏乞辭封爵謂殃莫大于明天之功罪莫
 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耻
 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爵非以辭榮也避禍耳疏上不
 報

卓吾曰兵部主其謀而擬旨票旨則首內閣者寔專其事
 倘部議雖當而閣擬參差則雖本兵亦無如之何矣故先
 生之功閣部寔共成之與晉溪公前後十五札極其鄭重

而閣老不得以寸楮相謝過矣及是乃滕口說而欲成之
 以其輔頰舌不亦勞乎 此論似平閣評

二月龍山公卒

是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適朝廷推論征
 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為新建伯是日部咨適
 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
 瞑目而逝

七月再疏辭封爵

時御史程啟克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輔宰意

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辨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俊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邪况其說本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于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咲而眩惑矣

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月

南京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也門人徐珊讀策問

嘆曰吾安能昧吾知以倖時好不荅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玉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十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峯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憇從行諸友及時敏

學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江湖年六十八遊會稽以杖
肩其瓢笠詩卷來訪長揖上坐先生異而禮敬之與之語
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日從先生徜徉山水忻然忘歸其
鄉子弟社友皆招之曰何乃老而自苦如此澐曰去吾將
從吾之所好遂號曰從吾道人而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是時大禮議起霍凡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以大

禮問先生皆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于越增前虔州薛侃三卷爲
五卷矣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

六月禮部尙書席書薦先生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尙書
席書爲疏特薦先生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
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

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有答顧東橋璘書其未繼以拔本塞源論極可讀

十月立陽明書院于越城

門人輩爲之也在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懇懇懇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先生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

易以涉斯境也

八月荅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政書謂思孟周程無意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千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豹乃見錢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稱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亦是箇真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謹按先生從前艱於舉子已繼從姪正憲爲嗣其豁達大度洵非人可及至是書子正億生天之報施仁人果何如哉時鄉先輩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先生得子以詩爲賀故先生次韻謝荅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翁長正億初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諱乃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故爲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辭疏不允時

朝議用侍郎張瓏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先生聞命上疏言臣患瘵疾又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攻劫郡縣荼毒生靈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臣謂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

年譜
卷下
六
兼諳民情土俗如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疏入
詔饋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爲客坐私囑以戒子弟並以告夫士友之屢
臨于斯者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學問宗旨畿
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
究竟語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

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
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
惡若見得本體如此就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
先生明日起程晚可同進請教是日夜分客始散洪與畿
候立庭下先生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卽舉所辨先生喜
曰正要二君有此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及此者德
洪請問先生曰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畿
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有此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
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

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接人乎

甲申渡錢塘

過釣臺有詩曰憶昔過釣臺馳驅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
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裡微雨林徑滑肺病雙
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
跋曰石正德已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臺弗及登今茲復來
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願瞻悵望書此付桐廬尹
沈元材刻置亭壁

丙申至衢州

有寄德洪汝中詩二首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開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
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時德洪汝
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並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
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
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
極雲泉瀉雲諸亭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請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

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令舉似曰
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樾
領謝而別明日講大學于明倫堂唐堯臣獻茶得上堂趨
侍初堯臣不信學及聞講沛然同門咲曰遁逃主亦投降
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
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寄書德洪與畿是月

二十日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奏下尙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
處宜亟行者聽其便宜

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預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
知皆寓書致意有與揚少師書求備員散局如太常國子
之類其

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
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只爲從前張皇

太過後難收拾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其

與方獻夫書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謝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州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畧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因詳十惡十善二幸四毀反覆極言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間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大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尅期聽降

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踊躍歡聲雷動率眾掃境歸命南寧
城下蘇受等因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
等諭以朝廷既赦爾等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眾負固
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
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諭
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
我等人臣執法之義于是眾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
撫定其眾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兵張佑督令復業疏
人勅遣行人獎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

餘各給賞有差

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思之人
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是之時皇帝憂念元元
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令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
德綏勿以兵虜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
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
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
舞于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
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全譜 卷下 二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所能堪乎特薦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及侍郎儲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鏞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于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下能先生復疏薦布政使林富王大用俱未果行

五月撫新民

六月興南寧學校

七月襲八寨斷籐峽破之

八寨斷籐峽諸賊數萬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迤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餘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一月之內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旣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乃疏請經畧思田並斷籐峽八寨

一思田經畧事宜有二

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遂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識諠而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思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爰並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

一八寨斷籐峽經畧事宜有六

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

鎖城堡於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故學士霍韜等上疏極言之耳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以思田功也本月八日行人馮恩齋捧至鎮

十月疏請告謁伏波將軍廟方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見伏波至是拜祠下宛如其夢因識二詩焉又祀增城新廟所謂五世祖死苗難諱綱者廟祀增城舊矣先生謁祠奉祭祀因過甘泉先生之廬題詩壁間又題其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

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二十五日先生踰梅嶺至南安本府推官周積來見積及門者也見先生咳喘不已便問無恙先生曰病亟矣二十八日晚泊問何地曰青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有頃遂瞑目而逝蓋二十九日辰時也卓吾子曰予親筆到此猶淚下不能揮而彼當不啻日出者反擠排不遺力何其妬賢嫉能若是也彼桂氏無足言數稱相知

如楊一清喬宇輩反禍若寇讐小人肝腸至此卒難掩矣吾以謂湛甘泉黃久庵霍渭涯林見素諸公可敬也時贛州兵備張思聰迎人南塋驛就中堂沐浴如禮衾歛布政王大用先備美材隨舟以故臨終得力十二月三日思聰劉邦采以及門王大用以知己偕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至贛提督都御史迎祭道左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儲良材提學趙淵請改歲行率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得行趙淵以及門故親祝柩前日先生豈爲南昌士民留邪越中弟子來候日久矣忽西風作六日遂至弋陽錢德洪王畿將以廷試進京聞訃遂迎喪上嚴瀨偕正憲等會于弋陽訃告同門咸來奔赴

二月庚午喪至越

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廢贈謚諸典皆不行且又下詔禁偽學故詹事黃綰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久友相知二十餘年矣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萼與不

合因不謂然小人因而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夫臣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其事也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所以終不容于世矣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內臣如魏彬等嬖倖如江彬錢寧等文臣如陸完等皆爲之內應鎮守如畢真如劉朗咸爲之外應若非守仁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慘倡義勤王伐謀制勝則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成算濠可徒搏而擒乎其三大帽茶寮剝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積累歲而

守仁臨鎮旬日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年年事不得已乃起守仁以往卒能使盧王之黨崩角來降感泣受杖而坐平一方大難其凶則兩廣入寨之賊百六十年以來不敢問矣守仁乃假永順歸兵盧王降卒襲而勦滅之若不問知卒之以死勤事而猶議其後不亦傷哉其學之大則曰致良知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也曰親民卽百姓不親而凡親賢樂利不能與民同其好惡者亦非創爲之說也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是守仁之學乃孔門正學可終

廢而不講乎今萼乃以此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爲堯舜故臣不敢以此爲萼是也夫以守仁之學如此其功又如此而賞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崇之恩倡黨錮之虐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靈當爲惻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于異世猶當追崇而況今日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威德今舉措如此恐失衆心關係夷情甚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聞守仁言忽有深省復師事之

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昔萼爲小
人所讒臣爲之憤旣而得白臣爲之喜非臣之私也今守
仁抱冤亦猶桂萼向之負屈也伏願皇上擴一視之仁特
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並開學禁以昭聖德若
此事不明則萼與臣終不能忘故臣敢爾直言所以補萼
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
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一千有餘麻衣衰履扶柩

痛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
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
術者心嫌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于溪上曰吾欲
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乏忽從南岸明堂周濶數百
丈遂定穴

十年辛卯五月門人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爲先生瘞子王正
億請婚

先是有忌嫉者行譖於朝革恤典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
孽其家鄉之惡少一時煽動瘞子正億時方四齡與繼子

正憲雅此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以刑部員外郎王山爲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先生之家於是奸黨稍阻時黃綰適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徑往問之綰曰吾室雖遠吾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好與處然老母在家必得命乃可於是德洪王畿走台請命而以王艮主行聘禮

十一年壬辰九月正億往金陵時

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局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見面於是僉事王臣推官李逢典王艮薛僑管州等議

送正億至金陵依舅氏以居 後至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特撰先生像記

記曰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土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府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

養士因畱其地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
日月可案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
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僥倖成功夫人苟
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
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畱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
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
亡先生引兵而畱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
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
事豈不噉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

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
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余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
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
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
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
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
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議論如此雖在賢者不待賞自勸
彼其激勵將來亦太無具矣此子所爲深慨也濠之亂孫
許死于前先生平於後江四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未

有祠子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增呂生子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僊者之作用矣

卓吾曰徐存齋公作記大有感慨不平之思以故得時行志將當日所盡奪者一概給與雖謂存齋公封先生子孫世襲新建伯可也不啻口出徐公有焉而天之默佑陰臨特地生一賢師相為先生暴白中腸亦可知矣夫方宸濠之自謂賢王以禮交於士大夫也雖孔夫了必不能以遽

絕而自招不測之禍則先生縱與之交亦豈得不謂之有深意者擁兵上游獨晉溪公與先生知之耳使宸濠早知其如此卽七首發矣誰為之養威蓄銳以滅宸濠乎當時諸公亦豈盡昧此著特以忌功妬名假藉之以為詞也是故不宜與辨

隆慶元年丁卯五月始詔贈新建侯謚文成本年正月內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御史皆疏上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道德功勳宜膺殊卹下吏禮二

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
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
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勛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
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報可制日竭忠盡瘁回臣子
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
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
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
拜省郎獨奮乾坤正氣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

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
菁旣崇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勘亂解紛無施弗
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
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濶謀旋凱奏功速于吳
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
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誇起功
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
伐追曲江之遺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
之誥命嗚呼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

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王正億襲伯爵

先是元年三月內給事中御史等官爲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奉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查覆征藩實跡時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並巡按御史奏應復爵廕相同於是吏部奉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勸王未逾

旬朔而元克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詔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浙江巡按御史奏議爵廕吏部復請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日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蕃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緩兵樞宣猷督撫勦寇

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輕重係四方之安危自非
茅土之封不足爲報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
之事錫以錦衣之底則可槩欲劄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
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
等府雖同邦域分上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
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懼荼毒且進且攻人心
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
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
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畧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

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垂後靖遠威寧
姑置不論卽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南難易迥絕遊擊
仇越于時得封咸寧伯人以爲宜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
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御史欲要改庶錦衣衛千
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
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以后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卓吾子曰方讒構之間輿則雖肅皇入繼諸賢滿朝爵旣
錫而復奪門下如林愛莫能助迨公論旣定則一徐公首

肯無及門者爵既奪而復世如指掌耳雖先生仁心自然
恩澤淪洽夫必世世佑之然徐公之賢亦安可掩也觀徐
公先生像記可以見公

年譜後錄

刑部主事陸澄辨忠讒以定國是疏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啟克戶科給事中毛五各
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迹未明功罪未當者此
論既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必有和者矣臣係守仁門生
知之最詳寃憤實甚故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

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至幾死謫居龍場居夷
處困動心忍性獨契道真荷蒙錄用遷至巡撫其在南贛
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逋寇一時掃平因奉
勅勘處叛軍道經豐城天遂反風不但賊不能加害而倡
義勤王不旬日而寧藩擒滅矣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
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但見其功成之容易而不知其謀畧
之淵微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申而不知其守
身行已絕無毫髮之可議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
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又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

全言
卷一
三
濠劉吉輩又以不遂篡逆之計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別何所不至使守仁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事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而故畱之以待啟克毛玉而後發乎皇上龍飛褒慰殊恩形于詔旨天下方爾快睹朝廷之清明今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不意乃復有此惟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言掩其昭揭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概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守仁亦好之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見宸濠三謂守仁亦爲賀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出致仕

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時縱兵焚掠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捷本所奏疵點太過臣竊究之不過忌功之心耳夫宸濠私書守仁亦好之說乃啟克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思刑部節奉欽依原搜簿籍盡行燒燬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若出于宸濠之口尤爲不足信矣夫聖賢用心實非尋常可測使守仁欲圖宸濠而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達之一死以報國而已何以能成後力而貽皇上今日之安乎假使守仁畧有交通之迹而

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於天下後世矣況以其絕無可憑信者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遭冀元亨者以元亨素懷忠孝或可萬一啟其良心而寢其邪謀也及元亨一見不合遂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宸濠反逆之日而冀元亨反在數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安在也毛玉謂守仁因賀生辰偶爾遇變然宸濠生辰在十三而守仁以十五方抵豐城既係往賀又胡爲獨後期不至也其言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義尤爲乘戾夫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

變卽爲刻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

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卒走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泌傳脾會城以恐宸濠時有報稱賊兵于百追至急乘漁舟得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而府城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慶城亦不可居乃復奔至吉安而吉安之倉庫實乃駐劄其地傳檄遠近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令本府以書請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此時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各處軍兵肯聽致仕鄉官遂集乎今乃顛倒其說

全言
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也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官兵救焚者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百餘人耳夫合省之民在城內者各受濠銀二兩米一石爲之拒我是卽賊也殺賊何罪耶向爲王宮今爲賊巢昔爲國寶今爲賊賊卽焚之掠之亦又何罪今舍大功摘小過是黨宸濠而欲爲逆賊報仇也且宸濠執燭熏天人皆望風逃遁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而散其黨羽翼俱盡妻妾赴水然後知縣土冕得而執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

云孫燧許逵何爲被殺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城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邪至若奏捷之外或作僞脾以疑賊心或行反間以解賊黨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彼時宸濠首事震撼兩京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旬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卽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又使不卽滅而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反遭不明之謗

左言
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生死所能恐
動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此萬世忠義之寃而
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耳臣與守仁分係師
生義同生死伏願聖明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
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

光祿寺少卿黃綰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
天下可運之掌今乃不然凡盡忠勤職者卽譏讒蜚集黜
辱隨至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詭巧避爲賢孰肯身任

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
如宸藩構逆陛下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剝卿近
倖賄賂交馳賣國好臣待時發動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惟
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中途聞變指心願天誓不與賊俱生
乃遣優人齎謀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辜疑
賊諫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謬托腹心兵法有先
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邪功成之後瘡痍未復武皇帝南
巡危疑莫測守仁益竭忠勤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
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竭力效死腹心暗助京師存亡

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然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且守仁家在浙東與江右壤接一旦長驅父兄宗黨有噍類乎守仁於此夫豈不思固自分必死雖夷滅而不悔也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矣向者南贛之人皆以守仁兵威武畧竒變如神以是茶寮桶岡大冒剝頭諸寨以次擒滅增縣置邏堅朋約法遂爲治境江右之民建立生祠歲時虔祝民心不忘又可見矣皇上登極命取來京宴賞旣又不果特陞南京兵部尙書乃因言

者謂不當賞宴以致奢費耳夫陛下大官之廚一養之宴所費幾何猶勞論列乎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皆邪北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雖蒙拜爵銖券未給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也樵漁縱使有過何用論及而況但見其功不見其過哉其用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姑舉一二言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郇徐璉陞布政卽令閒住矣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旋死于水

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觸怒獨黜爲民御史伍希
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夫陳槐邢郇等皆抱用世之才秉
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使他日無事則已萬一有
事而復責以捐軀效死難矣况乎守仁學本性命才優經
濟以陛下首出之資若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
治可勝言哉前尙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璉咸薦于朝
曾蒙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
廟堂贊襄密勿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
遭遇之難早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別

委賢才以爲兩廣總制仍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籙
米將陳槐邢郇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
例議錄戴德孺量與襲陞此實陛下今日奉天所操大柄
不可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効力之勸

霍韜地方疏

臣見巡撫兩廣新建伯王守仁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得當
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備知各賊
爲害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嘆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
隣惡境未知何日底寧也又竊計曰兩廣地方何日得一

好官勦平各巢使良民得安而頑民染惡未深者亦得格
心向化也乃幸恭遇聖明特起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
臣等竊喜聖天子知人之澤兩廣地方自是有底寧之期
矣是役也臣等又爲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
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用費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
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
民壯打手又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
而思恩叛矣呂巖賊出圍肇慶府殺數千家矣此賊僥時
同出定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若守仁者乘此大敗殘

破之後仰承聖明拔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
餘萬米數百萬餘勦平田州報功數萬級人亦必且曰是
天下之大功也而守仁乃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
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
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且實
能誕敷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籐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
可比天下十三省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山險
其水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
頑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則洪武以來所不能

平若斷藤峽則自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一討平之耳
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若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
賊雖時出劫掠亦屢請征討若八寨則自國初至今未有
敢議征討者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
追攝矣隣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
矣是八寨寔四方寇賊淵藪而斷藤峽又八寨羽翼八寨
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
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
仁以綏懷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

八寨斷藤峽便化之賊謹按 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
湖廣歸師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
衆兵雖勞而不怨二也所誅真積年且盜非徒口報功濫
殺者比三也因勢利導省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
民馬一舉而成民不知擾五也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
皆願去賊從良得勦撫之宜六也八寨旣平則西而柳慶
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思平之敗合數千里皆可漸次撫勦
兩廣良民得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
藤峽而不知經畫其地爲久遠之圖以故賊復熾盛若八

寨則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寇守仁既一旦掃平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誅惡綏良長治久安八也然則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甚熟錢糧夫役又不待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分聖明南顧之憂亦真可謂之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是誠何心也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竭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守仁之功以爲已有乃揚言曰王守仁初與賊同謀及見公論難掩乃又揚言曰宸濠全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

揚廷和尚書喬宇亦忌守仁之功遂不與辨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辨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勲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輕重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人等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親聞守仁之功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欲再勘臣恐城堡不得修

樂通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進言惟願
聖明乞早裁斷俾官僚早有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
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咏太平祝頌聖德寔
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之大端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
也非得已也

錢王諸及門等搜錄 先生征濠反間遺事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至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
皆侍因濠進兵將及乃潛入小漁舟與濟等同載得脫其
假寫兩廣軍門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

重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溶俱爲前事木
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
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
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事定
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
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輕進
使濟等密遣乘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又與濟等
謀爲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 爲機密重
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

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
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
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汎地分道並進
刻期攻取南昌務要遵照方畧並心協謀依期速進無得
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
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
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淮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
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勅旨
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尙未

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此乘官兵不
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
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
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
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
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
十一閔廿四亦皆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
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象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
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

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發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儘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速差垂覽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星夜前去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

令其密去報知差人四路跟捉備細拷問當時殺死宸濠以是疑養正等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云承手敘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勢之不得已但身雖陷于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遽出耳昨凌閱諸將遣人密

傳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但恐此三四
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洩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
目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書同乃遣雷濟設法
差遞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亦各被宸
濠殺死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疑上下已離兵勢
日衰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江
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卽位直犯京師因聞前項反間疑
阻遂不敢出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
久不出亦各退阻其後宸濠雖探知四路無兵然師老氣

衰亦多潛來投降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卽統兵而進龍光
曰當時若不行閒以疑宸濠宸濠必卽時擁兵而出正所
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時爲備所以破敗宸濠使
之坐失事機全是行間遲疑宸濠一着今人讀奏冊所報
皆是可善之功不知善不能盡者固十倍於奏冊也又言
宰藩事平京邊官軍南來無所擾永威泄毒擠怒於冀元
亨與濟禹光等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當日
光等帖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
步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全所遣行間人役被濠

殺死俱是親信家人各議者不究始末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又言先生既破會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及官兵逆擊宸濠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眾已聞會城既破及見木牌爭取散去者不可計數二十五日戰于鄱陽因風不便我兵少挫先生即令斬取先却者頭各兵殊死抵敵賊兵始敗忽見一大牌大書寧王已擒諸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亂次日賊益窮促宸濠泣辭宮眷思欲潛逃見一漁舟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舟接濟竟送中軍諸將未知也雷濟曰昔在豐城聞變南

風正急拜天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頃之舟人謹譟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已而北風大作時濠追兵將及先生呼一小漁船自縛印勅令濟禹持米二斗嚮肉五寸與家眷遂別臨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同對曰已備先生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未得先生令取船頭羅蓋曰到地方非此無以示信及至吉安城下戒嚴舟不得汨濟禹揭羅蓋城上遂譟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或問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不待臨陣而卜只在此

年譜
卷一
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濠逆戰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
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
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平日智慮豈有不足臨急忙失如
此智術將安所施鄒謙之云昔鄱陽交戰時先生與同志
坐中軍談學謀者走報前軍失利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
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頃之走報賊兵大潰先生又出見
謀者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錢德洪曰洪事先生
八年同門有問及兵事者皆不荅以故南贛寧藩始未皆
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

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用間一事去年主試廣東
道經江右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同門
者

甘泉撰 先生墓誌銘

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尙書
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銘曰公知陽明者也非公莫能
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然而公亦知陽明者也非公莫能
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辭乃發狀
而謹按之讀世係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大宗伯公華推

其遙遙遠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其異人也陽明公殆神授與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在俠再溺於騎射三溺於詞章四溺於神仙而五溺於佛氏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于京師遂相與定交而講學焉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差督造王威寧瓚獨受劍佩之贈以與少時夢協也蓋兆之矣疏邊務陳時政闕失有聲授刑部審囚淮甸有聲起補兵部士疏觸劉瑾廷杖

不死謫貴州龍場驛丞萬里矣然而公不少林也端居嘿坐而夷人自化又益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自沉于江至福建而始起故其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益有徵也甘泉子聞而笑曰此佯狂避世者也爲作詩曰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會于除陽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知公哉復起尹廬陵六月而百務具舉有聲取入刑部改吏部驗封有聲因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隣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厰右隣居之而時講于大興隆寺久庵黃公宗賢與焉三人相謹洽

語意和平久庵曰他日天台雁蕩當爲二公作雨草亭後
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又明年甘泉子
丁憂扶母柩而南陽明公時轉南京鴻臚出弔於龍江關
而公亦卽轉爲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甘泉子曰
雖有大司馬王晉溪知己亦以陽明公素蓄銳士以待不
時之用迅雷耳傍之間入莫能測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
甘泉子曰先是余居憂致書于公幸因閩行之便以去以
公時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
鈐而公爾不報未幾寧府變作公幾陷於虎口而能倡義

檄諸遠近起兵會于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
畱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脇從之民釋被執
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遂擒宸濠
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
功矣旣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僅
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
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
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辨也使陽明公而實許劉養正則濠
殺孫殺許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

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而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
豐城聞顧必告變卽謀南奔以倡大義 漁舟使如漁人
然以奔吉安矣其遺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脇公也且
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
陽明爲之制其後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以據會城
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
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賜勅錫勞
封新建伯奉天征討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于是

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
憂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論者人其
勝天平或以浮語阻公六年不召尋因論薦命爲兩廣總
督或曰其且進且阻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
曰公奏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解戰甲論威信
受來降杖土目復岑世設苗守而思田靖矣夫其不草岑
猛之後以夷治夷之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不知神武不
殺者功之大也仁與義兩得之者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或
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辨者曰陽明縱

貪功當取岑氏盧蘇王受之大功不宜舍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知不武甚也夫宜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家之奇不可豫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爲陳儒之愚邪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後而請告病亟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于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譜云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詔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輔臣默然公卒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哭於途曰哲人其萎矣士

天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又且相與哭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于狀也久菴撰 先生行狀節畧

先生年十歲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己未登進士與大原喬守廣信汪俊北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姑蘇徐禎卿白下顧璘山東邊貢諸名士以才能相馳騁學古詩文

公初廬陵入覲子時爲后軍府都事雖與公有通家之舊

實未知學執友柴墟儲公囑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公伯安趨向正造詣深足下肯出與之遊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卽夕趨見公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予荅曰雖粗有志實不用功公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會識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邀予會湛甘泉於別館又數日甘泉與予相約告膏白岩乞轉懇楊邃菴家宰問公于此楊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是暇必會聚飲食啟居必共務各相砥礪以成所學壬申冬予告歸公爲文與詩送予並托

予結茅天台雁蕩之間而共老焉甘泉亦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爲屋與余三人共之

巡撫南贛時屢請勅便宜行事衆皆笑以爲迂惟本兵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

十四年公再疏乞歸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寧藩必反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寘王某於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若有他變非便宜行事勅書旗牌何以施用時福建有叛軍進貴等之變公謂此小

事本不宜煩王某但假此牽掣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爾可為我做一題稿來看

公自吉安倡義兩上疏告變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賊不久當有捷報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

公稱病淨慈寺張永太監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之忠勳及彬等欲加害之故既而彬等果誣公欲反上不信彬等又言苟不信試召之必不來上遽召公公即奔命至龍江關忠等又從中阻之使不得見公乃綸巾野服入九棊

山待合張永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寔忠臣聞眾欲爭其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

田州亂張公孚敬拉桂公葵同薦公總制兩廣桂不得已勉從之子時為光祿少卿先疏論江西軍功及公才德堪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並疏付內閣議楊一清忌公與之同列乃與張孚敬具揭對曰王守仁才可用但好服古衣冠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為兵部尚書桂知大怒置子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亦遂扶病蒞任既復思田平八寨楊公與桂公謀曰守仁事完回京上

復命見如何且黃某與張羅峯又薦之若得見必留用無疑也於是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公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以未離任便于交代也前曾薦致仕都御史伍文定與侍郎梁才代已矣又一月公乃班師至大庚嶺謂布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所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公既逝柩經南贛雖深山窮各男婦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桂欲因公乞養病疏叅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叅其擅離職役及處置思恩八寨恩威祠置又詆江西軍功冒監

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羅峯見公所處岑氏及蘇受得宜征勦八寨有方極言稱嘆謂子知人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卽薦於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與楊聞之皆不樂乃啖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銀白萬托余送與張某薦爲兩廣余疏辨其誣奉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厮捏辭妄奏傷害正顯都察院便照前旨嚴加究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辭並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

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楊計必欲害公惡予在朝適有南峽卽推予補南京禮部侍郎明年春上將郊桂密具揭以進上遂允削公世襲伯爵並常行卹典贈謚人至今以爲恨蓋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公旣一言不發雖及門或一二真相信者疏辨其誣公又極力止遏深以爲不可乃考察之年那珣徐璉陳槐謝源等一切被黜則公雖欲不言不得矣汪鋐以予諍大同之征當分別善惡不當玉石俱焚汪鋐迎合張公劾予回護屬官難居

大臣之位調予邊方叅政賴聖明令復原職鋐又論公僞學指予黨邪不忠及所以許婚携撫者予又疏明公學術忠正亦賴聖明拔之窳穽察某與守仁之無辜於乎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也而今固止此也夫

李卓吾曰獲上信友原是一事久菴之信友如此獲上如此吾以久菴先生可愛也而世廟知人之明亦安可誣乎方陽明先生之居驗封也浙之宦遊京師者數載之間何啻百十餘人獨約久菴與甘泉三子爲同志之會結終身之盟則陽明固已物色之早矣久菴雖欲不犯衆怒以爲

先生辨又可得耶與婚撫孤志身排難陽明先生可以死矣矧及門之士聯屬四方孜孜講學不懈固以先生獨得洙泗之原的爲中興之教主亦以久菴之爲倡也李贄小子故復詳列書院人數地方以附于先生年譜之後焉

年譜後人

嘉靖九年庚寅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天真距杭城之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先生居越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吏日前常見浩蕩及起征思田洪畿等相繼渡江偶登此由若與意

會以告先生先生曰吾二十年前曾遊此故至西安遺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之語侃奔師喪既終墓患同志聚散無期憶師臨別遺念遂築洞于山麓董澐等董其事

十一年壬辰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于京師時江西桂萼在朝方嚴禁講學薛侃等已遭罪譴京師方諱言學是年編修程文德歐陽德揚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六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適黃綰以進表入洪與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徐樾林大欽等四十

餘人始定日會之期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于南畿

時遠方四集顛茅羣趨或會于城南諸利或會于國子雞鳴倡和相稽疑辨相釋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先生居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于安福間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旣後守益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兩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焉於是四方同志相繼以起惜陰爲之倡

也

本年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生起征思田時舟次西安門人藥惠等冒雨出候先生出天真一詩慰之明年喪還玉山惠與王修等迎櫬于草萍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聲聞十數里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罔知所寄洪興畿乃與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知府事築室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遺王之弼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本年五月貴州巡按王杏建王公祠于貴陽

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咸走龍塲致奠亦有遙拜於其家者始知先生教化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得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田以供親事杏立石作碑其畧曰諸君之請立祠以追崇先生也立祠果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樽俎以爲享似矣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于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云云

十四年乙未直隸巡按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九華

山在青陽縣先生兩遊九華宿化城寺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蓄墨跡甚富因思夙範刻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而扁曰仰止

十五年丙申浙江巡按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書舍立

祀田

重修碑記係禮部尙書黃綰筆

十六年丁酉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於城

是歲汝員以御史按浙拓地建祠取南康蔡世新肖像以祀

本年十一月僉事沈謚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積二洲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錄有省卽期執贄以先生往往征思田及聞訃痛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歎曰先生雖沒傳其道者尙有人也遂以師事薛率同志講學文湖書院置出若干以贈師生是年巡按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師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後謚起僉憲江右遍復南贛諸祠謚沒叅政孫宏軾副使劉慤設謚位附食於師謚子沈啟原增置贍田又議附薛子位

于文湖祭期定季冬之日同志與祭天真者同趨文湖丁
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浙江巡按傅鳳翔建祠于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之右辛巳先生歸省祖坐講學于龍泉
手之中天閣親書三八會期于壁丁亥出征思田每遺書
必念及龍山博因請建祠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
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巳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于洪都祀先生魏
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先生宰廬陵七越月而入覲至是聞訃喪過河下百姓沿途哀號如悲親戚相與築祠歲修私祀名曰報功後曾孔化王時槐陳嘉謨等增築制益宏麗春秋二仲皆郡有司典司祀事矣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與等建書院子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縣西北岩出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澗桐與程文德共嵌岩作室以居來學立位中堂歲時奉祀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范子

宰春秋配食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先生還自龍場與異元亨等會龍興寺只道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州府同請於常道人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爲作性道堂記

二十七年戊申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幙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兼民居井路邑屋華麗德洪曰民庶且富矣對曰是城

四十年前猶赤土也蓋南贛洞賊流劫無常妻兒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待耳先生來而賊平始築城生聚以有今日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時大倫守韶建書院立師位與白沙陳先生並記

二十九年庚戌吏部主事史際建義書院于溧陽祀先生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於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京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築室買田以爲同志請會之資是年復與李遂劉起宗陸光祖等建樓于精舍

設先生並甘泉像焉

二十一年壬子南贛都御史張烜復王公祠于鬱孤山僉事沈謐申復之也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後嘉靖初年軍衛官兵百姓人等思師不已百姓則建祠鬱孤臺軍衛官兵則建祠學宮之右塑像設祀俱有成武後有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軍民懷憤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謁祠像泣然而涕具由軍門乃復修葺前祠迎師像于鬱孤張烜作記立石先生自征三泖平山寇之後贛屬邑俱立社學城中

立五社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教之歌詩習禮于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又手揖讓歌誦之聲溢于委巷因異議出而成規盡壞五書院遂爲強梁竊據禮樂之教息矣謚詢訪得實罪逐僭據五社復完禮教復興泐風乎如師在日矣

卓吾子曰祠之廢興烏足爲先生輕重哉特因是可以見人心之難泯耳沈謚未親承教但讀其書便爾誠服何必皆七十子之徒耶生榮死哀吾謂陽明先生當之矣
沈謚復王公祠于南安

南安青龍浦先生屬躋地也土民哭泣建祠于學宮之右歲時奠祝後有可望風承指亦遂遷祠于委巷人心大不堪故謚具申軍門張卒復之烏乎張亦人傑也哉

三十二年癸丑謚又修建王公祠于信豐縣

按謚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鬼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誦功德久而不替尙有談及而泣下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而主者廢爲冥憇之所是誠何心哉

為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理限三日內查究清理仍為洒掃立主因舊為新不惟合邑師生故老得俱與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盡展拜之禮矣
沈謚復改建王公祠于南康

南康有祠在學宮之右后異議者遷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謁祠見二像並存一室王公有祭無祠韓公有祠無祭室又卑陋謚訪祠西有鄉約所前堂三間後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先生之像于堂而韓公另為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以立祠

本年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聞沈謚之風而興焉者也與人為善焉亦可也安遠舊無祠百姓私立碑于小學故吳申請謚與張創建焉張為立石作記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

本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沈謚嘉獎之申請軍門張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王公祠于儒學東僉事沈謚巡縣為增其未備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舊祠在豐樂亭右甚湫隘茲改建紫薇泉上矣

三十三年甲寅直隸巡按閻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祠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縣有上中下三寺初時俱會各寺方丈既諸生日衆方丈不足以容乃築室于上寺之隙地又不足提學黃洪昆與知府劉起宗乃議創建精舍於上寺之右未就而巡按閻東提學趙鏜繼至於是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助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遣其子曹廷政輸上田八十畝有奇以稟餼來學於是書院館穀俱備起宗

禮聘錢德洪王畿間年一至水西主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歐陽德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皆上院之景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於是御史胡宗憲改建于上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得南康生祠塑師像極肖乃遣諸生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其下祠爲門人私祭則塑師燕居像而請鄒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記

三十五年丙辰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復初書院至

是鐘復大修之

本年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于崇正書院祀先生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谷中秀創建之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蘄之士大夫最表著者顧問顧闕親兄弟也寵屬錢德洪撰仰止祠記並請至蘄合會於立誠堂以爲誼生開迷覺悶寵舊爲御史巡按福建以清軍伍戎事最號有力量其子中丁丑狀元甚有奇氣亦好學惜早沒也予不見其子見其父不見其子知其子故並及之亦以先生之作人者雖數百年猶且未已也

是年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公仰立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記

陽明先生年譜卷下終

陽明先生年譜後語

李贄曰余自幼倔僵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祿以爲養不容不與世俗相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閉戶自若也不幸年甫四十爲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王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寔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僵不得不信之矣李逢陽號翰峯白門人徐用檢號魯源蘭溪人此兩公何如人哉世人俗眼相視安能一一中欵今可勿論卽其能委委曲曲以全活我一箇

既死之人則亦真佛真仙等矣今翰峯之仙去久矣而魯源固徑恙也是春子在濟上刈普川公署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黃與叅見而好之卽命梓行以示同好故子因復推本而並論之耳要以見余今者果能讀先生之書果能次先生之譜皆徐李二先生力也若知陽明先生不死則龍溪先生不死魯源翰峯云先生之與羣公於余也皆不死矣譜其可以年數計邪同是不死同是不死真人雖欲勿梓焉得而勿梓

